

蔡家冲的天太小了,小到只有巴掌大。没来过蔡家冲的人,是没法理解这句话的,有先听到这话而后才来到蔡家冲的人,脚刚踏进蔡家冲冲口,就耿耿于怀地把一只手掌举到头顶上,非亲自验证一下。结果很明显,这句话赢了,能不赢吗?

蔡家冲的四周围都是山,而且山体陡峭,用当地的土话讲,叫笔溜四直,座座山像柱子戳在那,还山山相连,成个桶的样子。据说,是哪位慌不择路的神仙被谁追赶,一脚踩狠了,踩出来的窝坑。不知哪位先人逃难到此,居住下来,才慢慢繁衍扩容,成就了蔡家冲。

站在蔡家冲的任何一个地方,跟齐天大圣孙悟空当年在如来佛的掌心一样,纵然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本事,也不过是从掌心到掌心,永远困在掌心。可想而知,蔡家冲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坐井观天,想看看天,脖子得昂起来,昂到脸与天平齐了的程度。要是太阳刺眼,举起一只手来遮,天也就正好捂住了,没了天。

久而久之,就问世了一句歇后语,叫:蔡家冲的天——巴掌大。隐含的意思是再大的事,天大的事,算个球,不过一巴掌而已。照说,这份气概旷达是以蔡家冲为源头的,是蔡家冲的骄傲,可惜没完全承继下来,在如今的蔡家冲人身上,比较罕见了。

可能是天太小的原因,天上出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稀罕得很,大人稀罕,小孩更稀罕。大人一年忙到头,也是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被偷懒的谁一嗓子把头给叫抬起来,昂起来,顶多一眼,满是新奇惊异的一眼,就又朝向黄土了。背始终朝向天,可背上没眼睛,就算是能看到天上的玩意,也冷静得跟没看到一样。就是天上落雨了,下冰雹了,砸在背上,背也不以为然,照样以昂扬的姿态与天对视,凛然不可侵犯。

在大人的心目中,缸里有粮,身上有衣,比什么都重要,再稀罕精彩的东西也比不过粮和衣。小孩子们则不然,肚子饿得咕咕响,哇哇地哭着要吃(穿是不在意的,光着身子更

假日里的暖阳,给复苏的大地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阳光味道。一树树或彤红或洁白的胭脂梅,挤满枝头,妖娆绽放;河边依依垂柳,嫩叶青青,随风摇曳……

行走在上班的途中,风,仍然凛冽,路上三两行人,包裹严实,脚步匆匆。不经意间,目及之处,绿化带中那一丛丛叶面泛黄的冬青,已从枝叶处吐出来粒大的新芽,触景生情,不禁心生感叹,春的脚步,在起承转合中孕育,在粒粒新芽中蹒跚起步,分分秒秒,坚定不移,奔赴那繁花似锦春的盛宴。



蔡家冲的天

丁迎新



自在),一听说天上有稀罕,马上努力昂起无力的脖子,非瞧瞧不可。那份好奇压过肚子饿,能转移了全部注意力。

其实,巴掌大的天能有多少稀罕?无外乎是云,是彩虹,是鹰,再然后就是飞机。可就是这几样,在蔡家冲小小的天空上,能有千般花样万般精彩,对孩子的吸引力丝毫不亚于几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的电影。

先说云,天稳住了,云就开始出来溜达,晃悠,搬家,演戏,变脸,玩魔术,出征,打仗,你能想到的,它都能做到。你是编剧和导演,只要能拿出剧本和发出指令,没有它完成不了的,世间最卓越最优秀的演员。尴尬的是,是先有它的表演和剧情,然后才有你的剧本和指令,颠倒了次序。不会懊恼郁闷,也没必要,过足了戏瘾比什么都强。

安静的时候,像娃娃在河潭里戏水,挺个白肚皮在水面上,随波微微晃动。顽皮的同伴从水里冒出来,偷偷搬起块石头轻轻压上去,扑哧,石头和肚皮一起陷进了水里,稍等,又勇敢地浮了上来。

娇羞的时候,是乡村里情窦初开的少女,满腹的心思萌动,下狠劲

地压,猛力地藏,可还是不小心挣出来,在脸上眼梢眉角辫尾手指肩膀腰胯脚尖等等身上所有的细小部位忽隐忽现。聚精会神却又漫不经心,身如磐石却又心如雷鸣,妆似化非化,脸不红而红,万千言语尽在不言当中。

慵懒的时候,则是迟起贵妇的做派,丰腴之体经过漫漫长夜晚的休养松弛极尽松散,华贵之极的丝质睡衣与被子与乌发满床铺陈翻滚,几缕不失时机从窗帘缝隙挤进来的阳光贪婪地亲近缠绵,更添了迟起的理由。还没想好,起还是不起,这一天又将如何打发。梳妆自然是免了,给谁看?

狂躁的时候,俨若几个发了疯的泼妇在缠斗拼命,应景的天以一幅灰暗的幕布为背景,全场交付,躲一边不管不问。纠缠,翻滚,撕扯,叫骂,没有任何一根发丝和布缕在闲着,不知哪来的力量源源不断地灌输,无一处不在膨胀,无一时不在发力。没有什么事不敢为的,只要能想到;没什么话不敢说的,只要嘴还能张开;相当范围内的物事皆是牺牲品,随时随地陷入撕碎砸烂揉捏的境地。

以上属于个别小时段小场景的转述和小记,仅仅是云的九牛之一毛,其丰富性实在非我笔力能够全部呈现。

说白了,云可以是你能接触和想象到的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任何任何,一切皆能如愿,连死去的爷爷奶奶都能再现,何况其他。

因为小,蔡家冲的天等于撑开在两根木桩之间的银幕,或站或躺或坐或靠,都能乐滋滋地观赏。不会由于面积太大,顾此失彼,错过了哪一段好戏哪一个画面。比后来出现的电视机强,电视机太小,什么都看不真切,头伸到跟前,就差钻进去也是枉然。看激动了的时候,跟着天上的云在地上跑,也是娃娃常干的事。云在天上走,地上有影子在飘,像是云在照镜子,可惜没有跟上趟的时候,纵然是影子,也踩不着边。

彩虹就不说了,那是一道通向神界仙府的门,人间的脚步是永远踏不进的。鹰出现的时候不多,一旦高悬,会引起大人的惊恐慌乱,纷纷叫嚷着把鸡看好,仿佛鹰只为鸡而来。可惜没见过老鹰抓小鸡的场面,只是听大人说,鹰在再高的天上,也能看清地上的草和蚂蚁,几下一盘旋,箭般直射下来,人还来不及反应,鹰爪已擒获一只鸡在手,再迅速射回天上,不见了踪影。最经常的现象是,可能因为人们警惕哄赶和严加看护的缘故,鹰盘旋再三,无果而遁。

我羡慕鹰,它是飞得最高的鸟,看尽人间,也看尽天宇,世界不就是人间和天宇吗?也看尽世界了。单那飞翔的姿势就气度非凡,潇洒至极,傲慢无比,所谓君临天下,也没得比。天是鹰的,独属于它,让众鸟惭愧,也让众生羞愧。

飞机是后来的事物,应该是受了鹰的启发吧,激发出的人的欲望和愿望。在蔡家冲的天空飞过时,包括我在内的娃们,只有一堆疑问和不解。那么小的一只,怎么能装下人呢?而且还是好多人。答案的获得,是在很多年以后的成年,真的是可笑的童年,可怜的童年,世界又何止是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蔡家冲的天,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小得只能装下可怜巴巴的一点,连想象都可怜巴巴。幸好,我,还有那些当年的娃娃们走出了蔡家冲。如今,已经远离蔡家冲的我,又想念蔡家冲了,包括蔡家冲小小的天。

人,真的是不可理喻。

百草回芽

胡晓延

了春的彩头。

原野里成片的麦苗、油菜,夹杂着知名或不知名的小草,已耐不住性子,彼此攒足了劲儿,顽强地伸展嫩绿的腰身,迈出细碎的脚步,蓬蓬勃勃,从遥远的南方,一路北上,将苏醒的大地染成绿色的海洋。

一场春雨一场绿。立春了,太阳渐渐有了温度,春风携着春雨,复制着秋雨的脚印,也复制着民间流传的谚语,像牛毛,像细丝,飘飘洒洒,斜织着春的雨幕;又好似仙女下凡,水袖长舞,轻轻抚过那一花一叶,一草一木。虽然也会偶遇风寒打个喷嚏,但有阳光的时候,总是清清爽爽,暖暖洋洋。

田野里,蚕豆花、豌豆花、油

菜花次第绽放,花香四溢,引来春的“精灵”翩翩起舞,穿梭其间,为谁辛苦,又为谁甜?蛰伏一冬的游人,穿行与阵阵幽香的花海,踏青、赏花、合影,争相留驻春的容颜,春的芬芳。

劳作在田地间的农人,脱下厚重的棉袄,撸起袖子,或打开沟渠,引得汩汩清泉,滋润干渴了一冬的麦苗和油菜;或深翻土壤,拢墒培土,期待播种春的希望;或踏着春的节点,移栽苗木,培育瓜果,为春的诗情画意增添秀色。

不知不觉间,春雨伴着春雷,滚过山川河流,春的脚步,踏遍古老而苍茫的大地,所到之处,繁花簇簇,绿了枝头,换了人间。